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2.05.10

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王诏怡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系, 广州 510630)

摘 要:分析2000—2010年中国与韩国双边服务贸易G-L指数和MIIT指数,结果表明:中韩两国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通讯服务等部门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在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两国服务业的边际贸易有明显趋向于产业间贸易的变化趋势,说明中韩服务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劳动和资本要素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政府的产业政策逐渐成为决定服务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改善贸易结构。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服务业;G-L指数;MIIT指数;贸易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格局

中图分类号:F752.73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5-0071-08

Empirical Study on Intra-industry Trade of Servic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WANG Zhao-y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st and Telecom,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alculates and analyzes the index of G-L and marginal intra-industrial trade on the intra-industrial trade of servic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during 2000-2010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ra-industrial trade is high in the services of transportation, travel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but that inter-industrial trade is mainly taken in other business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service. Based on dynamic change situation, the marginal trad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both countries obviously demonstrates the trend of inter-industrial trade pattern, which indicate that the service industry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s weak complementarity.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labor and capital to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rade pattern become weaker and weaker, however,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of a government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determining service trade competence and trade pattern, thus, active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be taken to boost China's service trade competence and to improve trade structure.

Key words: intra-industrial trade; inter-industrial trade; service industry; G-L index; MIIT index; trade competenc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pattern

* 收稿日期:2012-07-26;修回日期:2012-08-31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0XYJ06)“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研究:以广东为例”

作者简介:王诏怡(1975—),男,江苏南京人;讲师,经济学硕士,在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任教,主要从事服务经济与服务贸易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和韩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彼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从而为两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未来的中韩 FTA 框架下,服务贸易将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领域。为深入讨论中韩两国的进一步合作,我们有必要分析现阶段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中所处的分工地位以及竞争态势。具体地讲,目前中韩双边服务贸易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垂直互补,还是基于服务不同市场需求的水平分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分析来予以回答。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进出口同一产业产品的现象。目前有关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货物贸易,尤其是制造业贸易,而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总的来说,目前的有关理论研究主要是在货物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上,根据服务产品的特征进行补充,如 Markusen(1989)以生产性服务为切入点分析了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引入服务的异质性来分析生产性服务的内部专业化。而有关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国外学者,如 Francois(1993)、Lee 等(2002)、Sichei(2007)等采用 G-L 指数和 MIIT 指数等指标来测度一国或多国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国内学者,如李伍荣(2006)、蔡宏波(2007)、崔日明(2008)、陈双喜等(2011)对中国或中国与他的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们从国家特定因素和产业特定因素等角度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如程大中(2008)分析了中美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 Kierzkowski(1986)对运输业、Donghui 等(2003,2005)针对保险和金融服务行业从分行业的角度分析了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

国内针对中韩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赵放等(2010)研究指出,1991—2008 年中韩工业制成品贸易具有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并以垂直型为主。李季(2010)对中韩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分析表明,中韩机电产品贸易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蓝庆新等(2011)计算和分析了 2001—2009 年中韩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贸易结构情况,指出中韩初级产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而工业制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波动上升。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很少,对中韩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更少。鉴于此,本文从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入手,通过对 2000—2010 年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G-L 指数和 MIIT 指数的计算和分析,来探讨两国服务业各部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

二、中韩双边服务贸易现状

目前关于服务贸易的统计方法主要有 BOP 和 FATS 两种,但受到服务贸易概念、分类和统计方法的局限,这两种方法目前都无法准确、完整地测算和统计服务贸易。相对而言,BOP 方法较为成熟和规范。因此,本文采用扩展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EBOPS)下 1 位数的服务业分类标准,以 11 个大类的服务业贸易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近年来,中韩两国双边服务贸易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进出口贸易额逐年上升(见表 1 和表 3)。2000—2010 年,中韩双边服务贸易额的平均增长率为 16.69%,其中,中国从韩国的服务贸易进口增长很快,年均增长率达到 18.81%,出口增长相对慢些,但年均增长率也达到 14.55%。就贸易差额来看,在 2000—2002 年和 2005—2006 年,中国有少量顺差;在其他 5 年中,则存在贸易逆差,尤其是 2008 年以来,逆差规模上升很快,2010 年逆差达到 26.86 亿美元。

表 1 2000—2010 年中韩双边服务贸易总额/亿美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向韩国出口	23.10	24.35	35.20	37.72	49.93	64.43	75.85	89.68	106.90	86.69	102.96
从韩国进口	19.50	21.58	26.37	37.81	51.99	59.58	69.31	91.43	132.70	97.76	129.82
贸易差额	3.60	2.77	8.82	-0.09	-2.05	4.85	6.54	-1.75	-25.80	-11.07	-26.86

数据来源: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http://unstats.un.org/unsd/servicetrade/default.aspx>)

中韩两国双边服务贸易项下各大类产业的贸易规模差别较大(见表2),其中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等部门所占比重较大,占据进出口额的90%以上。一方面,从中国对韩国出口的服务部门来看,最初旅游服务贸易所占份额较大,2002年达到51.45%。但近几年以来,中国对韩国的旅游服务出口增长相对较慢,其主导地位下降,2008年比重降到最低,仅为19.69;而其他商业服务出口上升很快,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27.52%上升到2010年的50.85%,替代了旅游服务出口的主导地

位;运输服务出口所占比重也是逐年上升,2000年所占比重仅为15.95%,但2008年上升到31.70%,2009和2010年又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在中国从韩国进口的服务部门中,运输服务贸易所占比重最大,占到一半以上,2003年以后上升到60%以上;旅游服务贸易进口的比重次之,但近几年来有所下降,2008年仅为10.96%;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进口所占份额比运输和旅游服务要少,但上升较快,由2000年的3.75%上升到2010年的8.69%,增加了大约5个百分点。

表2 中韩双边服务贸易各大类产业比重/%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运输	15.95	56.70	15.69	56.08	23.88	67.23	25.66	64.64	31.70	65.51	22.18	63.32
旅游	50.10	23.40	51.47	30.27	35.21	14.28	35.45	13.79	19.69	10.96	23.86	16.61
通讯服务	4.74	0.84	2.03	0.71	1.23	0.58	1.17	0.59	3.69	0.68	1.08	0.45
其他商业服务	27.52	3.75	29.21	4.28	36.93	5.12	35.00	6.31	41.69	9.03	50.85	8.69
政府服务	0.69	0.16	0.65	0.25	0.69	0.19	1.31	0.29	1.02	0.21	0.83	0.17
总体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中韩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整理,数据来自 <http://unstats.un.org/unsd/service/trade/default.aspx>.

中韩两国服务贸易项下各部门的贸易增长速度也相差较大(见表3)。2000—2010年,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获得较快发展,贸易总量增长率都在10%以上。通讯服务贸易的增长较慢,但中国从韩国的进口增长也较快,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34%。从表3可

看出,无论是服务贸易总体还是服务分部门,都是中国从韩国的进口比出口增长得更快,尤其是运输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进口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0%,分别为20.01%和28.25%。可见中国对韩国服务贸易的劣势日渐明显,逆差的出现和扩大难以避免。

表3 2000—2010年中韩服务贸易各部门双边贸易年均增长率/%

服务贸易项下部门	中韩进出口	向韩国出口	从韩国进口
运输	19.54	18.04	20.01
旅游	10.02	7.08	15.16
通讯服务	2.79	0.16	12.34
其他商业服务	22.08	21.13	28.25
政府服务	17.06	16.47	19.70
总体	16.69	14.55	18.81

数据来源:根据中韩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整理

三、中韩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

1. 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算

目前衡量产业内贸易的静态水平较权威的指标是 Grubel 和 Lloyd(1975)提出的 G-L 产业内贸易指数,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GL_i = 1 - \frac{|X_i - M_i|}{X_i + M_i} \tag{1}$$

在式(1)中, GL_i 表示 i 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X_i 和 M_i 分别为 i 部门当年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GL_i 指数介于 0 和 1 之间,数值越大,说明该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数值为 0,则说明该部门贸易为产业间贸易。

G-L 指数可反映某一时期某类产品或某个产业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它仅体现了产业内贸易在某一时期的静态特征,因此 G-L 指数只能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静态水平,而对于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还需进行动态分析。Brulhart(1994)提出了衡量边际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即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其计算公式为:

$$MIIT_i = 1 - \frac{|\Delta X_i - \Delta M_i|}{|\Delta X_i| + |\Delta M_i|} \tag{2}$$

其中 ΔX_i 和 ΔM_i 为 i 部门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一阶差分。MIIT 指数取值在 0 和 1 之间,取值为 0 表示 i 部门的边际贸易完全为产业间贸易,取值为 1 则表示边际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

利用公式(1)和相关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 G-L 指数,具体见表 4。从表 4 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 G-L 指数中可以看出,两国在旅游服务贸易中呈现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点,2000—2010 年的 G-L 指数都超过了 0.5,均值在 0.6 以上;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的 G-L 指数较小,都低于 0.5,均值仅为 0.296 8,说明其贸易格局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运输服务贸易的 G-L 指数均值略高于 0.5,为 0.528 4,但其中有 4 个年份的 G-L 指数低于 0.5,说明其产业内贸易特征并不是很明显;通讯服务的 G-L 指数在 2000—2002 年和 2008 年较小,低于 0.5,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 2003 年以后 G-L 指数上升很快,超过了 0.5,呈现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征;政府服务贸易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G-L 指数除了 2009 年以外,均小于 0.5。

表 4 2000—2010 年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G-L 指数

年份	运输	旅游	通讯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政府服务
2000	0.499 8	0.565 5	0.260 3	0.206 2	0.326 3
2001	0.510 7	0.792 7	0.305 8	0.271 2	0.504 1
2002	0.543 7	0.611 8	0.413 8	0.198 1	0.451 2
2003	0.482 0	0.634 8	0.562 9	0.225 8	0.389 4
2004	0.508 7	0.593 8	0.660 1	0.252 3	0.442 4
2005	0.580 4	0.501 8	0.693 4	0.223 5	0.274 8
2006	0.605 8	0.524 5	0.633 8	0.282 8	0.332 8
2007	0.620 9	0.633 1	0.660 7	0.482 6	0.439 4
2008	0.561 0	0.817 3	0.372 6	0.423 8	0.407 0
2009	0.464 9	0.821 7	0.938 5	0.344 3	0.636 5
2010	0.434 9	0.934 8	0.692 1	0.354 6	0.416 7
G-L 平均值	0.528 4	0.675 6	0.563 1	0.296 8	0.420 1

我们根据中韩两国双边服务贸易数据计算出 MIIT 指数的平均值,见表 5。从数值上看,除了运输服务贸易以外,中韩两国在旅游服务、通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的边际产业

内贸易指数(MIIT)较小,均值都在 0.5 以下,这说明近年来中韩服务业边际贸易有明显的趋向于产业间贸易的变化趋势,两国服务贸易的互补性也渐趋上升。

表 5 2001—2010 年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 MIIT 指数

年份	运输	旅游	通讯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政府服务
2001	0.620 3	0.000 0	0.000 0	0.507 4	0.846 2
2002	0.674 1	0.203 3	0.028 6	0.000 0	0.218 2
2003	0.372 8	0.438 1	0.666 7	0.327 2	0.000 0
2004	0.565 1	0.110 6	0.000 0	0.310 9	0.557 1
2005	0.892 7	0.129 4	0.843 1	0.045 6	0.118 1
2006	0.826 4	0.659 3	0.251 4	0.510 2	0.523 3
2007	0.661 0	0.000 0	0.679 2	0.965 9	0.967 4
2008	0.397 0	0.000 0	0.261 2	0.223 7	0.450 0
2009	0.744 3	0.666 7	0.000 0	0.267 4	0.045 1
2010	0.342 7	0.725 9	0.232 7	0.407 9	0.000 0
MIIT 平均值	0.609 6	0.293 3	0.296 3	0.356 6	0.372 5

2. 中韩服务业各部门产业内贸易状况分析

(1) 运输服务

中国运输服务贸易部门多年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规模逐年扩大。运输服务贸易逆差的产生主要源自于中国货物贸易的过快增长导致运输服务的产能不足以及海运市场开放度高等因素(何伟等,2008;程盈莹等,2011)。运输服务贸易是韩国最具竞争力的服务行业^①,也是韩国的传统主导产业之一。强大的造船业、合理的船队结构、丰富的航运人才以及相对不大的货物贸易规模使韩国具有很强的运输服务竞争力,尤其是海运服务出口竞争力,2000—2010 年均有贸易顺差,且近几年顺差规模逐年有所增加(见图 1 中的 a, b)。

在中韩双边运输服务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地位(见图 1 中的 c),且逆差规模逐年上升,这也直接导致两国双边运输服务贸易的 G-L 指数出现较大起伏。G-L 指数从 2000 年的 0.499 8 上升到 2007 年的峰值 0.620 9,但之后开始逐步下降,2009 年和 2010 年的指数值均在 0.5 以下,这说明中韩双边运输服务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并不太明显,两国在该服务领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见图 1 中的 d)。

(2) 旅游服务

从 G-L 指数的变化来看,中韩旅游服务的产业内贸易从 2000 年的 0.565 5 上升到 2010 年的 0.934 8,是变化最为明显和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的服务部门。旅游服务业是中国服务产业中竞争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历来是创造服务贸易顺差的大户,2009 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才开始出现逆差。而韩国的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一直较弱,2000—2010 年始终处于逆差状态。

2008 年韩国的旅游服务出口出现了较大突破,这主要归功于韩国政府对旅游业的大力支持。韩国政府为了促进本国旅游服务的发展,先后出台和修订相关法律、减免税收等一系列促进措施,利用“韩流”等时尚元素,对旅游产业赋予文化内涵,并开始在国外大做宣传。这些政策措施对中韩双边旅游服务贸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从图 2 可以看出,韩国旅游服务出口的大幅增长显著缩小了其与中国贸易差额,从而造成了 G-L 指数的快速上升。

(3) 其他商业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贸易也是中国竞争力较强的服务业之一,2000—2010 年均有贸易顺差。而韩国其

^① 事实上,在国际运输服务贸易市场,只有荷兰、丹麦和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具有贸易顺差,多数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皆为逆差(赵书华, 2005;王涛等 2010)。

他商业服务贸易正好相反,2000—2010 年始终处于逆差状态。从图 3 可看出,中国对韩国其他商业服务的双边贸易年年顺差,且顺差规模逐年上升,2010 年达到 41.07 亿美元;从 G-L 产业内贸易指数来

看,大部分年份的 G-L 指数小于 0.5,其均值也仅为 0.356 6,这说明中韩两国在其他商业服务贸易领域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要贸易格局,存在较大的贸易互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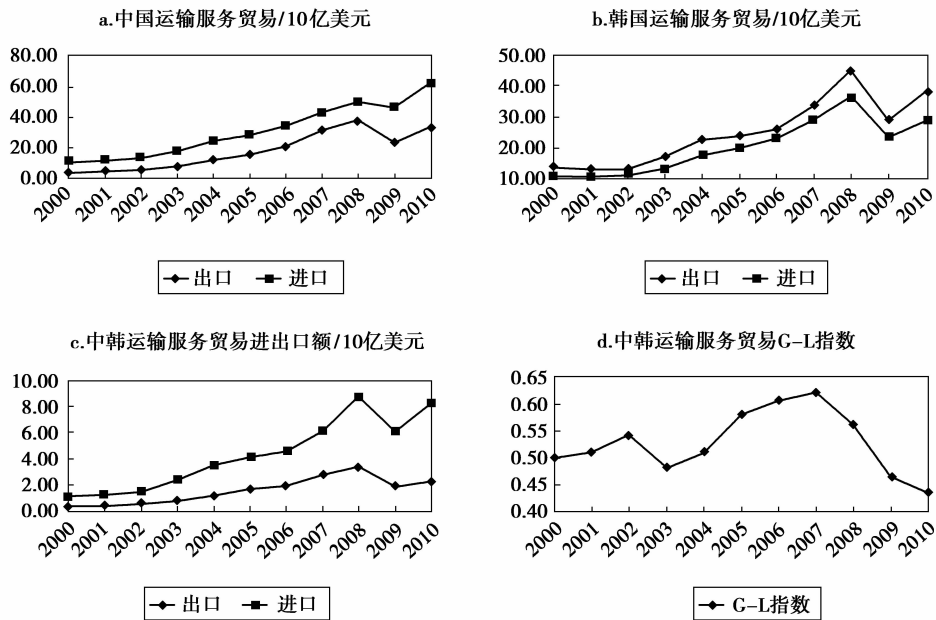


图 1 中韩运输服务双边贸易额及 G-L 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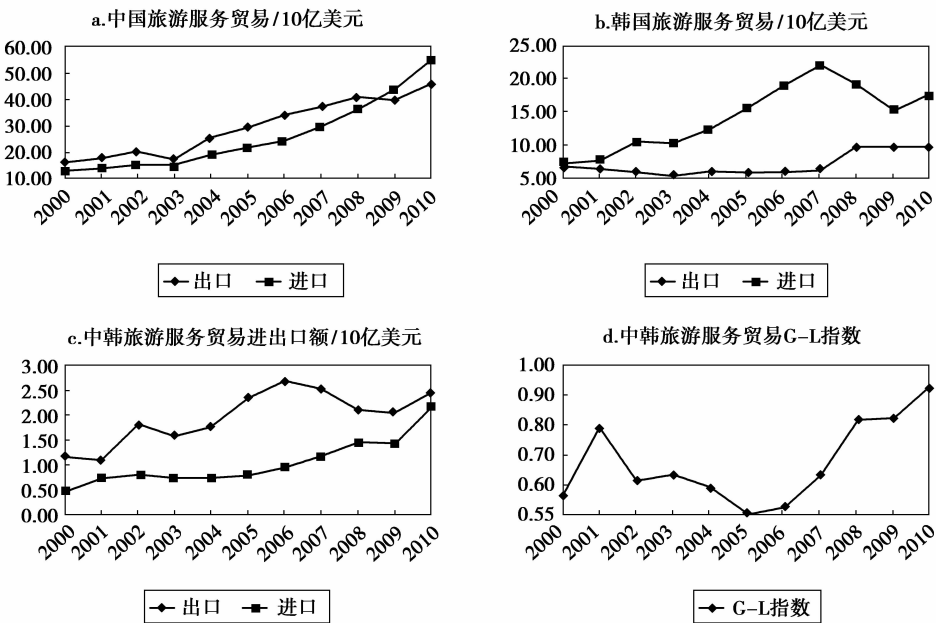


图 2 中韩旅游服务双边贸易额及 G-L 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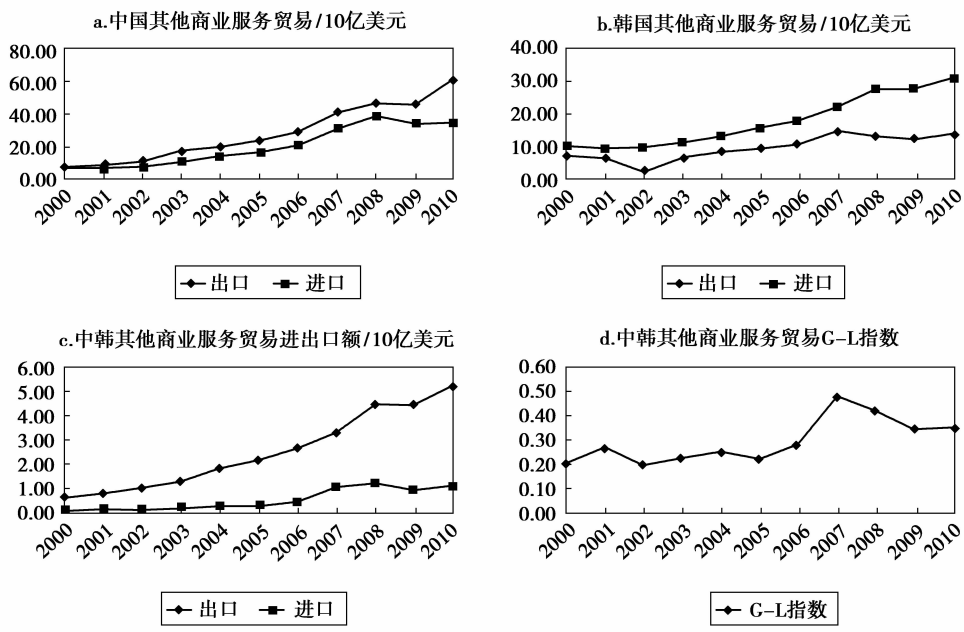


图3 中韩其他商业服务双边贸易额及G-L指数

此外,从表4可以看出,通讯服务的G-L指数均值超过了0.5,多数年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而在政府服务贸易方面,中韩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属于垂直分工的贸易格局。

中国与韩国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两国政府所实施的服务贸易政策、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服务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都会对不同服务产业的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2000—2010年中国与韩国双边服务业产业内贸易G-L指数和MIIT指数的计算和分析,探讨两国服务业各部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状况,结果发现:中韩两国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通讯服务等部门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两国服务业的边际贸易有明显趋向于产业间贸易的变化趋势,这反映出中国与韩国的服务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中韩两国运输服务和通讯服务的G-L指数平均在0.5以上,呈现出一定的产业内贸易特点。这些行业基本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但其贸易格局并不符合传统要素禀赋理论的预测。这一方面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积累的加快,中国的人均资本

存量与韩国的差距在缩小;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这种传统生产要素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渐趋减少。

中韩旅游服务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这表明中韩两国在该行业中为满足消费者的差异性需求而相互提供有差异但又相似的产品,开展水平分工。这种水平分工格局是建立在需求多样性和服务业投入要素相似性基础上的。旅游服务业涉及餐饮、酒店、零售等服务,对服务提供者的素质要求并不太高,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旅游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大幅提升,与韩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一方面,中国内地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和自然景观,吸引韩国的居民前往;而另一方面,韩国虽然天然资源不足,但韩国政府对旅游产业赋予文化内涵,利用本土和外来文化资源,并结合“韩流”等时尚元素大力发展旅游贸易,吸引中国游客前往。因此,中韩旅游贸易是一种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水平分工。此外,近年来中韩旅游服务G-L指数变动较大,说明中韩间旅游服务贸易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急剧变化说明劳动这种传统生产要素与资本一样,对比较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且这种急剧的变化也说明,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也是决定服务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格局的重要原因

之一。

中韩两国在其他商业服务的 G-L 指数较小,表现出显著的产业间贸易特征,呈垂直分工模式。其他商业服务属于典型的高度依赖高技术专业人员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①,但其贸易格局似乎并不符合传统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的预测,因为韩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此行业应该比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可能与与外商投资企业及加工贸易的影响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主体,而外商投资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往往需要大量进口和出口,其中必然产生商贸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进出口需求,而加工贸易的进出口营销渠道自然是主要控制在外资企业手中,也就是说,中国与加工贸易有关的商贸以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进出口主体是外资企业。而占据其他商业服务比重最大的是商贸以及其他与贸易相关的服务,因此,中国其他商业服务出口主要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对于中韩双边服务贸易而言,由于韩国在中国也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需从韩国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大量销往韩国以及其他地区,从而产生了对商贸以及相关服务的大量进出口,而加工组装后的商品价值产生了增值,因此对商贸服务的出口更多一些。因此,中韩双边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呈现较大的贸易顺差,而这种顺差可能主要是由韩国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

参考文献:

- 蔡宏波. 2007. 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比较[J]. 财贸经济(7):95-99.
- 崔日明,陈付瑜. 2008. 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8):51-55.
- 程大中. 2008. 中美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管理世界(9):57-66.
- 程盈莹,逯建. 2011. 中国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测度与比较——基于 EBOPS 统计的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12):

41-45.

- 陈双喜,王磊,戴美虹. 2011. 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状况的实证分析[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6-31.
- 何伟,何忠伟. 2008. 我国运输服务贸易逆差及其国际竞争力[J]. 国际贸易问题(11):74-79.
- 蓝庆新,郑学党. 2011. 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与促进策略[J]. 国际经贸探索(2):34-39.
- 李季. 2010. 中韩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6):54-59.
- 李伍荣,余慧. 2006. 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与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初探[J]. 现代财经(11):54-58.
- 赵放,李季. 2010. 中韩双边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3):17-23.
- DONGHUI L, FARIBORZ M, AH-BOON S. 2003. The 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Insurance Services [J].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72(2):269-287.
- FARIBORZ M, DONGHUI L, AH-BOON S. 2005. Intra-industry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4(7):1090-1107.
- FRANCOIS J F. 1993. Explaining The Pattern of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3(7):23-31.
- LEE H, LLOYD P. 2002. Intra-Industry Trade in Services[M]. London Macmillan: Frontiers of Research in Intra-Industry Trade:159-179.
- KIERZKOWSKI H. 1986.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M]//Intra-Industry Trade: Theory, Evidence and Extensions. 92-100.
- MARKUSEN J. 1989.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Onpu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9(3):85-95.
- SICHEI M, HARMSE C, KANFER F S. 2007. Determinants of South Africa-us Intra-industry Trade in Services: A Wild Bootstrap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1 [J]. Th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75(3):34-35.

(编辑:夏冬,段文娟)

① 根据联合国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其他商业服务包括营销(商贸)服务、其他与贸易有关的服务、营业租赁服务以及各种商业、专业和技术服务(如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公共关系服务、广告市场调研和民意调查服务、研发服务、建筑工程和其他技术服务等)。